

## 論閩南語「若」的用法及其來源\*\*

楊 秀 芳\*

### 摘 要

閩南語表示動作並進與程度遞進的句式相同，都是「naʔ7...naʔ7...」。本文根據文獻和閩方言的相關用法，從音義和語法方面論證閩南語這個句式源自古漢語的「若…若…」。

閩南語繼承古漢語的「若」，也有相似義、好像義、或者義、疑問義、假設義的用法，以及「若…若…」結構。「若」虛化後，閩南語「若A若B」發展出表示A、B兩種動作並進的用法，並由於前後分句依序出現，具有「引導」和「伴隨」的關係，這時B若改用狀態動詞，或A、B均改用狀態動詞，原來的動作並進義就會變成表示程度遞進的用法，表示「隨著A的遞進，帶來B遞進的結果」。

**關鍵詞：**閩語、層次分析、虛化、若、罔

### 一、前 言

現代漢語共通語以「越…越…」或「愈…愈…」句型表示程度的遞進，以「（一）邊…（一）邊…」或「一面…一面…」句型表示動作的並進。閩南

---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本文曾宣讀於2004年8月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主辦之「第五屆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暨第四屆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承蒙與會學者提供改進意見，至為感謝。此外，本文寫作時曾利用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又蒙本刊兩位審查委員及丁師邦新先生、呂維倫先生惠賜修改建議，受益良多，謹此一併申謝。

語表示動作並進的句型是「naʔ7...naʔ7...」,<sup>1</sup>表示程度遞進的是「lu3...lu3...」或「naʔ7...naʔ7...」。「lu3...lu3...」與「愈…愈…」同源,其語言特性已有論文探討(蕭素英 1992);「naʔ7...naʔ7...」來源及用法如何,這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閩南語表示動作並進的「naʔ7...naʔ7...」與表示程度遞進的「naʔ7...naʔ7...」形式相同,語法功能不同。本文將根據文獻和閩方言的相關用法,從音義和語法方面論證閩南語這兩種句式源自古漢語的「若…若…」,在「若」虛化後,發展出動作並進義,並由此產生程度遞進義。

閩南語「若」除了虛化產生naʔ7上述用法,還有其他用法以及假設連詞naʔ8。本文探討naʔ7的語義發展外,也討論naʔ7和naʔ8的關係。事實上,正因為naʔ7、naʔ8兩者具有關係,更能證明它們都源自「若」,因為古漢語「若」同樣也在「若…若…」句式外還有假設連詞等平行的用法。

本文第二節論證「若」讀naʔ7、naʔ8的合理性,第三節從文獻看「若」的語義和語法發展。第四節說明閩南語「若」的用法,與文獻互相印證,並探討「若」演變出動作並進義與程度遞進義的關鍵。第五節比較閩東、閩北的相關句型,藉此平行結構說明閩南「若」的演變具有語言發展上的一致性。第六節結論。

## 二、閩南語「若」的語音表現

《廣韻》記錄「若」字共有三讀,其音切及主要釋義如下:

麻韻人賒切:蜀地名。出巴中記。<sup>2</sup>

馬韻人者切:乾草。又般若,出釋典。<sup>3</sup>

藥韻而灼切:如也。順也。汝也。辭也。又杜若,香草。<sup>4</sup>

- 
- 1 本文以1、2、3、4、5、6、7、8分別代表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置音節尾。有時以調值表示,亦置音節尾。調值至少是兩位數,當不至與調類相混。經本文考證,naʔ7來自古漢語「若」。Douglas(1873)依其語音標為陰上調,本文依其來源標陰為入調。
  - 2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卷2〈下平聲〉,頁169。
  - 3 同上註,卷3〈上聲〉,頁309。
  - 4 同註2,卷5〈入聲〉,頁502。

據語法音義特徵來看，與閩南語 naʔ7、naʔ8 有關係的是「而灼切」一讀。以下說明閩南語將「而灼切」讀為 naʔ7、naʔ8 是符合規則對應的讀法。

與「而灼切」同屬日母的字演變到今天閩南語有 h-、n-、dz-等幾種聲母表現，讀 h-例如「然（燃）」hiã2、「耳」hi6、<sup>5</sup>「箬」hioʔ8（樹葉）、haʔ8（竹筍皮）；<sup>6</sup>讀 n-例如「染」nĩ3、「耳」nĩ3、<sup>7</sup>「軟」nɲ3、「讓」niũ6；讀 dz-例如「二」dzi6、「染」dziam3、「軟」dzuan3 等。

日母讀 h-僅見於閩南語。閩南語除日母外，還有其他鼻音聲母白讀為 h-，這是鼻音聲母通音化的結果。進行這個音變的詞彙只擴散到一個程度，例如廈門「硯」hi6 已經通音化，而「年」仍然讀鼻音聲母。在廈門，日母又有 n-、dz-的規則讀法，讀 n-或讀 dz-以是否為鼻化韻為條件而分讀，兩者有互補分布的關係。

廈門方言進行過三種歷史音變：規律一是古陽聲韻尾弱化後使元音鼻化（因此「鉗」讀 khĩ2、「染」讀 nĩ3）；<sup>8</sup>規律二是古鼻音聲母去鼻音（因此「馬」讀 be3、「南」讀 lam2、「我」讀 gua3、「染」讀 dziam3）；規律三是鼻音聲母的鼻音成分向後擴展使元音鼻化（因此「泥水泥」讀 ni2、「耳」讀 nĩ3）。<sup>9</sup>規律一使白話層許多韻母變成鼻化韻，規律二使文白層次的古鼻音聲母同受影響而讀為 b-、l-、dz-、g-，這兩種音變主要發生在廈門、泉漳等地，福州、建甌既無鼻化韻，古鼻音聲母也仍讀為鼻音。

規律三主要發生在文讀詞彙，例如「馬」mã3、「泥水泥」ni2、「耳」nĩ3。我們推測這是方言接觸後，所移植的文讀鼻音聲母沒有進行規律二，

5 「耳」是次濁上聲字。次濁上聲大體依語言層之早晚而有陽上調與陰上調之異讀。「耳」hi6 屬白話層，晉江、揭陽等泉潮方言陽上、陽去有別，「耳」讀陽上調；廈門、漳州等方言陽上、陽去同調，一般標為陽去調。本文根據廈門音，標為陽去第六調。

6 「箬」屬《廣韻》藥韻而灼切，釋義為「竹箬」。《說文解字》曰「楚謂竹皮曰箬」，段玉裁注曰「今俗云筍箬，箬是也。」按：閩南稱 tik7 haʔ8 者即「竹箬」二字，常利用來製作斗笠或包裹粽子。「箬」依層次之異，有 hioʔ8、haʔ8 兩異讀。hioʔ8 泛指一般樹葉，haʔ8 則限指竹筍皮。

7 「耳」nĩ3 讀陰上調，屬文讀層音讀。

8 「染」與「鉗」古韻類相同，屬陽聲韻，今演變為同樣的鼻化韻。這個鼻化成分來自韻尾鼻音，而非聲母，由群母字「鉗」亦讀鼻化韻來看便甚為清楚。

9 「耳」nĩ3 與「染」nĩ3 今語音無別。據註 8，知「染」nĩ3 讀鼻化韻，由此可知「耳」nĩ3 亦讀鼻化韻。「耳」為日母陰聲韻字，其鼻化成分只可能是由聲母的鼻音成分向後擴展而成。

又受閩南鼻化韻影響，因此聲母的鼻音成分向後擴展而使元音鼻化。

規律三也發生在少數白話詞彙，例如明母陰聲字「罵」mẽ6、疑母入聲字「愕」ŋãʔ8、明母入聲字「脈」mẽʔ8。<sup>10</sup> 這些帶鼻音聲母的陰聲字和入聲字，白話層本來不讀鼻化韻，逢規律二則使聲母不讀鼻音，但實際上聲母卻讀鼻音，韻母也帶有鼻化成分。從詞彙擴散理論來看，「罵」mẽ6等為規律二的語音殘餘。由於未進行規律二，因此聲母仍然為鼻音，並且後來受規律三影響也將鼻音擴及於韻母。

本文考證 naʔ7、naʔ8 源自「若」。「若」讀為 nãʔ7、nãʔ8，與「罵」mẽ6 一樣，為規律二的語音殘餘，並且受規律三影響，聲母的鼻音成分向後擴展使元音鼻化。不過由於這類鼻化成分不具辨異作用，音位上可標為 naʔ7、naʔ8。

「若」字是否可能讀 -aʔ，要看「若」所屬有無這樣的韻母層次。「若」字中古屬藥韻，上古屬魚部入聲。從中古架構來看，除掉有待證明的「若」字外，藥韻似乎只有「箸」讀 haʔ8，不過與藥韻相承的陽養漾韻有「相」讀 sã1，「向」讀 ẽ5。<sup>11</sup> 韻書陽入相承的各韻之間，主要元音相同，韻尾是同一部位的鼻音和塞音，這樣的韻組結構可視為一個自然類（natural class），它們在韻上往往有平行的演變。我們可利用這種結構性上的穩定性，以陽入相承的單位作為參考架構，分析異讀的層次關係，以掌握層次結構的系統性。「相」-ã、「箸」-aʔ 的主要元音相同，鼻化成分和喉塞尾來自鼻音尾和塞音尾的弱化，-ã、-aʔ 自成一種陽入相承的關係，我們可以以此自然類為一個單位，論證它可能的層次來源。

從中古的架構來看，「相」-ã、「箸」-aʔ 這個陽入相承的韻組與陽養漾藥這一組陽入相承的韻恰成平行的關係，不過從上古的架構來看，「相」「向」屬陽部，與魚部「箸」也有陽入對轉的關係，因此「相」-ã、「箸」-aʔ 韻組也與上古陽魚對轉的這組自然類恰成平行的關係。「相」sã1、「箸」haʔ8 所屬層次究竟是來自中古陽養漾藥相承的架構，或是來自上古陽魚相配的架

10 據 Douglas (1873: 16)，廈門、漳州「脈」讀 mẽʔ8，晉江、同安讀 beʔ8。晉江、同安已進行規律二，廈門、漳州未進行規律二，後又進行規律三。

11 例如「相同」sã1 taŋ2、「相敬」sã1 kiŋ5、「面向南」bin6 ẽ5 lam2、「向海」ẽ5 hai3 (Douglas 1873: 1-2、406)。

構，或甚至還有其他的可能性，我們需要比較更多的方言異讀，根據更細緻的漢語史參考架構，才能避免誤判韻組關係，而將今天形式相同而來源不同的音誤認為來自同一層次。

關於參考架構，我們可以在中古、上古之外，補上兩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的研究成果（羅常培 1958、Ting 1975、何大安 1981）。從上古以後的韻部演變來看，西漢以前，陽部和魚部有陽入相配的關係。東漢時，古陽部二等和部分三等字（後來成為庚梗映韻者）與耕部合流，而魚部入聲的二三等字並未分裂出去，在東漢時仍與陽部維持陽入相配的關係。到了魏晉，魚部入聲合宵部入聲為一。到了南北朝，古魚部入聲的部分二三等字（後來成為陌昔韻者）也跟著陽聲韻的演變方向，和來自古佳部的二三等入聲字合流為一，在當時與庚部（承繼自東漢耕部之二三等字者）陽入相配。後來這組陽入相配的韻組進一步分裂，成為韻書的庚梗映陌、耕耿諍麥、清靜勁昔三組韻（Ting 1975：242-245）。

這一路下來的演變，使得陽入相配的結構關係發生變化。例如西漢以前魚陽相配，陽部主要元音和魚部相同。東漢時期，古陽部二等及部分三等字因元音變同於耕部，與耕部合流而改和佳部相配。來自西漢以前的層次，魚部的主要元音和陽部相同；來自東漢的層次，上述合流入耕部的古陽部字就會和當時的佳部有相同的元音，但魚部入聲仍和陽部相配，直到南北朝，古魚部二三等入聲字才與庚部相配。我們可以根據方言異讀在陽入相配關係上的特徵，推測其時代層次。

分析層次異讀本質上就是在分辨異讀的來源，為避免將來源不同的韻讀誤認為來自同一層次，我們在比較方言以分析層次、擬構共同祖語時，限定拿上古同韻部且變入中古同韻組的字作為一個研究單位，並且根據陽聲韻和入聲韻相配的關係，適度放大研究單位以取得更好的視角。這麼作的理由是：上古同韻部的字，如果它們到了中古又屬同一韻組，這一組字分合演變的過程應該相同。說這樣的一組字曾經分途演變，後來又合流為一，這樣的機會恐怕極少。這樣的一組字在方言中如果有層次異讀，方言的這些層次異讀也應該是由相同的歷史造成。

拙著（楊秀芳 2003）曾經根據這樣的觀念，比較幾種閩方言來自魚部入聲的昔韻字異讀，分析它們的層次對應關係。以漳州為例，漳州清靜勁韻沒

有帶 o 元音韻母的讀法可與昔韻的 -ioʔ 相配，但是陽養漾韻有白話層讀 -iõ 可與 -ioʔ 相配，這個 -iõ 韻讀來自古陽部，與來自古魚部的藥昔韻 -ioʔ 是同一層次相配的陽聲韻和入聲韻。也就是說，昔韻讀 -ioʔ 的層次來自魚陽相配的階段，陽聲韻讀 -iõ，入聲韻讀 -ioʔ。福州、建甌等語料顯示的情況相同，這說明共同閩語這些昔韻字讀 \*o 元音的層次來自魚陽相配的時代。

拙著討論昔韻 -iaʔ 的層次時，特就廈門清靜勁韻（來自古耕部）讀 -iã 可與來自古魚部的昔韻 -iaʔ 形成陽入相配的關係，推論這個來自古魚部的昔韻 -iaʔ 的層次，最早產生於南北朝時期，因為當時它們才與來自古耕部的字形成清靜勁昔陽入相配的關係（楊秀芳 2003：177-179）。事實上，廈門的陽部字「娘」niã2、「向」hiã5、「颺」iã6 也和這些讀 -iaʔ 的昔韻字形成陽入相配的關係，這就顯示昔韻 -iaʔ 的層次還可以推到南北朝之前，當時它們和陽部相配。估計這個層次應該是在 -ioʔ 層次之後移植進入閩語區，因此在音韻變化上與 -ioʔ 層次不同。

此外，來自佳部的昔韻字如「跡」「脊」只有 -iaʔ 而沒有 -ioʔ 的層次異讀，這是由於它們來自古佳部，因此只有 -iaʔ 而沒有 -ioʔ 的讀法。這除了可說明 -ioʔ 層次的確是來自魚陽相配的時代，同時也說明「跡」「脊」讀 -iaʔ 最遠可以推到上古與魚部 -ioʔ 同時的階段，在當時為個別的兩組韻。

魚部入聲到魏晉時期合宵部入聲為一，演變到南北朝時，分裂為鐸藥和陌麥昔兩大類，而鐸藥和陌麥昔在閩語都有讀 -iaʔ 的層次。這個 -iaʔ 層次應該來自鐸藥和陌麥昔尚未分裂的南北朝之前，否則難以解釋為何沒有分讀。

上述來自耕部的清靜勁韻 -iã 與來自佳部的 -iaʔ，屬於西漢以前的層次，上古元音為 \*i。這個層次進入閩語後，\*i 元音分裂為 \*ia，與後來南北朝層次來自陽藥部（來自古魚部入聲）的 -iã、-iaʔ 合流，因此形成後來清靜勁昔 -iã、-iaʔ 相配的格局。換言之，清靜勁韻的 -iã 屬於西漢層次，昔韻來自佳部的「跡」「脊」-iaʔ 也屬於西漢層次，但來自魚部的「隻」「石」等的 -iaʔ 則屬於南北朝之前的層次。

廈門藥韻「箬」讀 -aʔ，這是閩語白話層三等丟掉介音而讀同一等的結果。<sup>12</sup> 以上古時期為源頭來觀察，魚部入聲演變到中古分裂出鐸藥、陌、昔

12 閩語白話層三等字常見讀同一等，如廈門「蟲」thaŋ2、「塍」tshan2、「線」suã5、「九」kau3 讀同一等。此外，宕開三「著」讀 toʔ8（著火）、tioʔ8（著賊偷），通合三「重」讀



幾組韻，各組的層次異讀都可以根據上述參考架構來分析。

表一收錄昔韻異讀（引自楊秀芳 2003），除「脊」「跡」來自佳部外，餘均來自魚部。「炙」「隻」、「赤」「尺」分別各為同音字，「借」與「脊」「跡」中古同音，上古有魚佳之異，今兼取以補充異讀的內容。第一層是魚陽相配的西漢層次，共同閩語讀 \*o 元音；第三層與十六攝相近（楊秀芳 1996），各次方言都讀高元音；第二層讀 \*a 元音，來自南北朝之前。Norman (1979) 所分三層與此相似。

表 一

|        | 建甌 <sup>13</sup>        | 沙縣 <sup>14</sup>    | 福州 <sup>15</sup>     | 仙游 <sup>16</sup>     | 廈門 <sup>17</sup> |
|--------|-------------------------|---------------------|----------------------|----------------------|------------------|
| 隻（第一層） | （炙 tsio5） <sup>18</sup> | —                   | —                    | —                    | —                |
| （第二層）  | tsia5                   | tsia7               | tsiaʔ <sup>19</sup>  | tsia6 <sup>20</sup>  | tsiaʔ7           |
| （第三層）  | —                       | —                   | —                    | —                    | —                |
| 尺（第一層） | tshio5                  | tsho7 <sup>21</sup> | tshyoʔ <sup>22</sup> | tsheu6 <sup>24</sup> | tshioʔ7          |
| （第二層）  | （赤 tshia5）              | （赤 tshia7）          | （赤 tshiaʔ7）          | （赤 tshia6）           | （赤 tshiaʔ7）      |
| （第三層）  | —                       | —                   | tshiʔ <sup>23</sup>  | tshiʔ7               | tshik7           |

tan6（輕重）、tin2（重複），宕開三「張」讀 tɲl（張設）、tiũ51（量詞）等，都兼有一三等兩種異讀。

13 建甌語料有兩種來源，一是《建甌方言詞典》，一是《建甌縣志》。

14 沙縣語料來自《沙縣志》。

15 福州語料有三種來源：《福州方言詞典》、《福州語音研究》、《福州方言研究》。《福州方言詞典》和《福州方言研究》入聲尾作-ʔ，*《福州語音研究》*作-k。由於韻母系統中入聲韻尾只有一套，本文取用*《福州語音研究》*語料時，入聲韻尾改作-ʔ。

16 仙游語料來自《仙游縣志》。

17 廈門語料來自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及《廈門方言詞典》。

18 古入聲字多數字還讀入聲調，無塞音韻尾；也有不少字混入去聲，甚至混入上聲（李如龍等 1998：15）。

19 據《福州方言研究》頁 73，這一個層次在郊區讀-iaʔ，在城內讀-ieʔ。根據拙著的看法，這個層次原本讀-iaʔ，城內的-ieʔ是後來變化的結果。今以郊區音讀作為比較材料。

20 仙游陰入白讀丟失-ʔ，讀陽去調。

21 比較福州城內-uoʔ和東郊-yoʔ的讀音，本文認為沙縣的-io 層次有部分詞彙丟失-i-，讀成洪音，因此-o和-io都屬同一層次。

22 據《福州方言研究》頁 73，這一個層次在福州東郊讀為-yoʔ，城內讀-uoʔ。我們認為-uoʔ

|         |                     |                        |            |                    |            |
|---------|---------------------|------------------------|------------|--------------------|------------|
| 石 (第一層) | tsio4 <sup>25</sup> | sio4 <sup>26</sup>     | syoʔ8      | ɬeu2 <sup>27</sup> | tsioʔ8     |
| (第二層)   | —                   | —                      | —          | —                  | siaʔ8      |
| (第三層)   | si4                 | —                      | siʔ8       | ɬiʔ8               | sik8       |
| 借 (第一層) | tsio5               | tsio7                  | tsyoʔ7     | tseu6              | tsioʔ7     |
| (第二層)   | (脊 tsia5)           | (脊 tsia7)              | (跡 tsiaʔ7) | tsia6              | (脊 tsiaʔ7) |
| (第三層)   | (脊 tsi5)            | (脊 tsi7) <sup>28</sup> | (脊 tsiʔ7)  | (跡 tsiʔ7)          | (跡 tsik7)  |
| 席 (第一層) | sio4                | tsho4                  | tshyoʔ8    | tsheu2             | tshioʔ8    |
| (第二層)   | —                   | —                      | —          | —                  | siaʔ8      |
| (第三層)   | si4                 | si4                    | siʔ8       | ɬiʔ8               | sik8       |

來自魚部的鐸藥韻字，它們的第一層和第二層應該與來自魚部的昔韻字元音相同，第三層才因鐸藥與陌麥昔分裂而有差異。以下表二收錄來自魚部的鐸藥韻異讀，在第二層兼收當時與魚部合流的宵部「鑿」字，以利比較。

表 二

|          | 建甌     | 沙縣  | 福州       | 仙游   | 廈門           |
|----------|--------|-----|----------|------|--------------|
| 薄鐸 (第一層) | poʔ8   | po4 | poʔ8 厚薄  | po2  | poʔ8 厚薄      |
| (第二層)    | —      | —   | —        | —    | —            |
| (第三層)    | —      | —   | pouʔ8~情  | —    | poʔk8~情      |
| 落鐸 (第一層) | loʔ8~霜 | lo4 | loʔ8~霜   | lo2  | loʔ8~霜       |
| (第二層)    | —      | —   | loyʔ7 離落 | lau5 | lau5、lak7 離落 |
| (第三層)    | —      | —   | —        | loʔ8 | loʔk8~魄      |

是-yoʔ洪音化的結果，屬同一層次。

23 《福州語音研究》頁 147 作 ts'ɛik7。為求一致，-k 改寫為-ʔ。陰入字 i 元音均低化為 ei，本文標音位性符號。

24 據李如龍（2001），這個韻母的讀音為-ieu。

25 建甌陽入字有陽去第四調的讀法。

26 沙縣陽入字讀為陽上調。

27 仙游有部分陽入字白讀丟失-ʔ，讀陽平調。

28 沙縣陰入調 i 元音會降低舌位高度為 e。



|                        |                        |          |                          |        |                        |
|------------------------|------------------------|----------|--------------------------|--------|------------------------|
| 昨鐸 (第一層)               | (作 tsɔ7)               | tsho2 昨天 | soʔ8 昨天、前天 <sup>30</sup> | ʔo1    | tsoʔ8 前天 <sup>31</sup> |
| (第二層)                  | (作 tsa5) <sup>29</sup> | —        | (鑿 tshøyʔ8)              | —      | tsoʔ8 昨天               |
| (第三層)                  | —                      | —        | (作 tsouʔ7)               | —      | tsɔk8                  |
| 惡鐸 (第一層)               | ɔ7 小孩聽話 <sup>32</sup>  | o7       | oʔ7 小孩聽話                 | —      | oʔ7 不容易                |
| (第二層)                  | —                      | —        | —                        | —      | aʔ7~霸                  |
| (第三層)                  | —                      | —        | ouʔ7 兇惡                  | —      | ɔk7 兇惡                 |
| 愕鐸 (第一層)               | ɲp8 發楞                 | —        | —                        | —      | —                      |
| (第二層)                  | —                      | —        | —                        | —      | ɲaʔ8 發楞                |
| (第三層)                  | —                      | —        | (鄂 ɲouʔ7)                | —      | gɔk8                   |
| 略鐸 (第一層)               | —                      | (各 ko7)  | koʔ7                     | —      | koʔ7                   |
| (第二層)                  | —                      | —        | —                        | —      | —                      |
| (第三層)                  | —                      | —        | —                        | —      | kɔk7                   |
| 箸葉 (第一層)               | niɔ8 樹葉                | io4 樹葉   | nuoʔ8 樹葉 <sup>34</sup>   | —      | hioʔ8 樹葉               |
| (第二層)                  | liau5~笠 <sup>33</sup>  | —        | —                        | —      | haʔ8 竹筍皮               |
| (第三層)                  | —                      | —        | —                        | —      | dziɔk8                 |
| 著葉 <sup>35</sup> (第一層) | tiɔ8 正確                | tio4~火   | tuoʔ8 需                  | teu2 需 | tioʔ8 需、正確             |
| (第二層)                  | —                      | —        | —                        | —      | —                      |
| (第三層)                  | —                      | —        | —                        | —      | tiɔk8                  |

29 「作」tsa5 用例如「作滿月」tsa5 muɲ3 ɲye8、「作大水」tsa5 tue6 sy3。

30 「昨」本來指過去的日子，不限為昨天。福州「昨暝」soʔ8 maŋ2 表昨天，「昨日」soʔ8 niʔ8 表前天。這是用同一層次的「昨」soʔ8，後加「暝」或後加「日」，構造出不同的詞彙。廈門則利用 tsoʔ8、tsoʔ8 層次異讀，後加「昏」構造出「昨昏」tsoʔ8 hɲ1 表昨天，後加「日」構造出「昨日」tsoʔ8 dzit8 表前天。由福州、廈門平行的構詞法，可以說明「昨」的層次對應關係。

31 參看上註。

32 《說文解字》曰「惡，不善也」。不善之義閩南語演變為「不容易」，這樣的語義發展，和「不好走」表示「不容易走」有相同的演變。不善之義在閩北、閩東發展出表示小孩聽話的意思，這和「乖」字本為乖戾違背義，發展出表示小孩聽話的意思是相同的演變。

33 《建甌方言詞典》頁 153「箸笠」作 liau5 se6，釋義為「斗笠，竹編的寬檐尖頂帽子，夾層中夾有竹葉」。閩北方言中，「箸笠」多數採用和「樹箸」同一層次的說法，如建陽作 niɔ8 se8 (李如龍 1991: 168)。關於「箸」讀陰去調，請參看註 18。

34 《福州方言詞典》頁 417、422 收錄「若夥」nuoʔ8 uai6 (疑問代詞)、「若使」yoʔ8 sy3

表二第一層是西漢層次，共同閩語讀 \*o 元音；第二層讀 \*a 元音，來自南北朝以前。這兩層和表一的一二層來源相同。表二第三層讀後元音，表一第三層讀高元音。第三層來自中古以後，昔韻和鐸藥韻元音不同。

以漢語音韻史為參考架構來看，魚部入聲字的西漢層次讀 -oʔ、-ioʔ，曾經過 \*-ak → -oʔ、\*-jak → -ioʔ 的音變，條件是具有後高微性的韻尾影響 a 使變成 o。南北朝層次的 \*-ak、\*-jak 則只發生韻尾弱化，因此成為 -aʔ 和 -iaʔ。這兩個層次的三等字在各閩方言都有丟掉介音的異讀，成為閩語一個重要的特色。

綜上所論，從方言比較及韻部演變來看，「箸」讀 -aʔ 應屬第二層。「若」與「箸」韻母相同，因此「若」也可以有同樣的層次異讀。

次濁入聲字在閩南有陰入、陽入兩種調類的表現，naʔ7、naʔ8 都是「若」字，利用陰陽調別義的手段，使「若」可以負擔兩種相關的語法功能。

「若」由於總是出現在其他語詞之前，因此它沒有以獨立調出現的機會，只有變調的形式。因沈吟而在「若」後面未緊接出現其他語詞時，「若」同樣以變調出現，這是因為沈吟所發出的音是已經準備好了要衝口而出的表層語音形式，它已經過變調規則的變形。在語流中它的變調調值是 44，<sup>36</sup> 相當於陰上調的變調調值，例如「若走若緊」na44 tsau53 na44 kin53（越跑越快）、「若行若想」na44 kiã13 na44 siũ33（邊走邊想）。一般帶喉塞尾的陰入字在連讀環境下喉塞尾會丟失，聲調則變讀為陰上的高降舒調，例如「鴨母」aʔ7 bu3 在調值上表現為 a53 bu53。虛詞常因弱化而有更進一步的變化，二次變調後，naʔ7 便從陰上 53 進一步依變調規則讀為 na44。Douglas 針對 na44 還原回去，因此記為陰上 na3（Douglas 1873：334），事實上這個 na3 是從 naʔ7 變調而來。本文依其來源標陰入調。

作為假設連詞的「若」naʔ8，Douglas 標為陽去 na6（Douglas 1873：334）。這是因為喉塞尾韻陽入和陽去的變調調值都是 11。Douglas 針對變調調值 11 還原回去，標為陽去 na6，本文則依其來源標陽入調。

（假設連詞）。疑問代詞和假設連詞有語義語法上的關係，福州利用洪細不同的 nuoʔ8、yoʔ8 異讀，分別表現這兩種不同的功能。

35 關於「著」的音義用法，請參看拙著（1992）。

36 泉系方音變調為略升的調值 34。

綜上所論，「若」在閩南讀爲 naʔ7、naʔ8 是符合規則對應的讀法。

### 三、古漢語「若」的相關用法

根據《說文解字》，「若」的本義是「擇菜也」。本義用法在文獻中少見，<sup>37</sup>多爲假借用法。「若」的假借義有多種，《說文解字注》說：

毛傳曰：若，順也。於雙聲假借也。又假借爲如也、然也、乃也、汝也。又兼及之詞。<sup>38</sup>

本文所論主要爲其中「如也」、「兼及之詞」兩種假借義。

「若」的這兩種假借義如何產生？段氏所謂「兼及之詞」表示的是「或者」之義，<sup>39</sup>至於「如也」和「兼及之詞」是各有來源的假借義，或是其中一個來自另一個假借義的演化，這些問題可以根據古音知識來判斷。

首先看「若」和「如」的假借關係。《說文解字》說「如」是「從隨也。从女从口。」《說文解字注》說：

隨從必以口从女者，女子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白虎通曰：女者，如也。引伸之凡相似曰如，凡有所往曰如，皆從隨之引伸也。<sup>40</sup>

相似義於「如」來說，是本義的引申。相似義寫爲「若」，是因爲「如」「若」上古都在魚部，聲母都是 \*n-，<sup>41</sup>音近（「如」\*njag、「若」\*njak）而發生假借關係。

其次看「若」和「或」是否有假借關係。《說文解字》說「或」是「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說文解字注》說：

37 《說文解字注》引《國語》〈晉語二〉「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曰「此謂使誰先擇二公子而立之。『若』正訓擇。擇菜，引伸之義也。」

38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卷2〈說文解字第1篇注下〉，頁44。

39 「或」假借表示「有」，「有」虛指則有不定之義。並列結構「或A或B」就句法而言兼取兩者，但由於「或」有實指、虛指的不同，實指「或A或B」表示兼有A、B兩者；虛指「或」的不定之義則使句法上兼取的「或A」「或B」在語義上表示不確定爲A或B。

40 同註38，卷24〈說文解字第12篇注下〉，頁626。

41 本文上古擬音均根據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

邦者國也。蓋或、國在周時爲古今字。……既有國字，則國訓邦，而或但訓有。漢人多以有釋或。……<sup>42</sup>

從「或」的本義看，或者義寫爲「或」並非本義的寫法。或者義表達的是「有」，這個概念古人除用「有」字書寫外，<sup>43</sup>還寫爲「或」字，這是因爲「有」「或」上古都在之部，聲母同爲\*gw-，音近（「有」\*gwjəŋx、「或」\*gwək）而假借。

古人在表達「有」的概念時爲何寫爲「若」？「若」是魚部字，之魚兩部關係並不相近，「若」與「或」「有」的聲母也相去甚遠，可判斷「若」與「或」「有」的關係並非建立在音近假借上。本文的看法是：「如」和「若」因爲有假借關係，「若」由此有了相似義後，語義發展而產生或者義。

底下將環繞本文關切的問題，根據文獻用例，分項討論「若」的用法。<sup>44</sup>

### （一）相似義

據上文，「如」由「從隨」引申出相似義，而「若」「如」有假借關係，「若」因此也有了相似義。如：

（1）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苦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sup>45</sup>

（2）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sup>46</sup>

此二例「若」爲動詞，作述語表示相似義，後面接賓語，說明相似的對象。

42 同註38，卷24〈說文解字第12篇注下〉，頁637。

43 《說文解字》曰「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段注曰「謂本是不當有而有之稱，引申遂爲凡有之稱。凡春秋書有者，皆有字之本義也。」

44 本文不討論「若」的其他假借義，僅於此簡單說明其來源。「若」假借作第二人稱代名詞「汝」，是因爲「汝」「若」都在魚部，聲母同爲\*n-，音近而假借。「若」假借表「然也」，是因爲「若」可以假借爲「如」，而「如」的相似義引申有表示「然也」的用法，因此「若」也就可以表示「然也」。至於「若」作之部字轉折詞「乃」用，可能是假借的「順也」之義虛化爲承接語句的虛詞，與「乃」的語法功能相當，因此詞書釋爲「乃也」。

4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孟子集注〉卷11〈告子上〉，頁468。

46 同上註，卷3〈公孫丑上〉，頁319。

張誼生（2000）探討副詞的虛化機制，其一是結構形式變化使動詞由表核心功能轉為表輔助性功能，詞義隨之變得抽象，成為副詞。以動詞「若」構造的述賓結構，語義中心在「若」，如果語義中心往後移到動詞組賓語，述賓結構便轉為狀中結構，「若」因此產生了副詞的性質。

## （二）好像義

「若」由相似義虛化產生好像義，修飾動詞組，表達不確定之義。如：

（3）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sup>47</sup>

「若」所修飾的是期待發生的事件，實際上並不確定是否會發生。

這樣的「若」可以造為「若A若B」，表「好像是A、好像是B」：

（4）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sup>48</sup>

這是在說陰氣陽氣結合之初，形質上似有似無、似實似虛、似方似圓的不確定狀。

好像義本來就是不確定義，並列為「若A若B」，在「若A」後又說「若B」，不但把「若A」的可能性減低，「若B」本身也顯得不一定成立。這種句型藉著並列的「若A」「若B」，可以表現出具有相乘效果的不確定義。

## （三）或者義

張誼生（2000）論及推理（inference）為虛化的機制之一。「若」的好像義本來表示「好像存在某個可能的情況」，由於認知角度的改變，在推理機制作用下，原來的不確定之義逐漸減低，隱含的「可能存在」徵性逐漸發展為主要的語義成分，「若」便由好像義虛化為或者義。

或者義的內涵要從「或」說起。「或」假借為「有」，作動詞如：

（5）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sup>49</sup>

趙岐注「或，有也」。這段話是孟子答公孫丑，說王驩「既自謂有治行事」，

47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卷28〈封禪書〉，頁501。

48 東晉·葛洪，《西京雜記》（臺北：三民書局，1995），卷5〈董仲舒天象〉，頁213。

49 同註45，卷4〈公孫丑下〉，頁341。

「我將復何言哉」。「或」表示「存在一個實在的情況」。

「或」「有」本來是說「存在一個實在的情況」，當賓語未指明時，「或」「有」成爲虛指，如：

(6)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sup>50</sup>

「或謂孔子曰」表示「有人向孔子說」。「或」一方面說明有人，一方面未指明何人，這就帶來不定之義。「或」因此有了實指、虛指兩種用法。

「或」所造「或A或B」句型，在句法上並列A、B兩者，表示兼取兩種情況。「或」如果實指，在語義上便指兼有A、B兩者；「或」如果虛指，不定之義會使句法上兼取的「或A」「或B」在語義上表示不確定爲A或B。

王引之《經傳釋詞》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繫辭傳，或亦有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禮器，有亦或也。是或有二字，隨舉一言而其義皆通也。」<sup>51</sup>王氏所讀《繫辭傳》的「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實指，與「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句式相當，說的是君子之道有出有處，有默有語；出有出之道，處有處之道，默有默之道，語有語之道，出處默語都有君子之道在。至如：

(7)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sup>52</sup>

例(7)「或」虛指，說神靈之來不定，有時整年未來，有時一年來幾次。因「或」的實指、虛指不同，使「或A或B」在語義上或兼取，或者取其一。

「若」由好像義虛化爲或者義，所造「若A若B」也和「或A或B」一樣，視其虛化程度而有兩種義涵：一個表示「不確定爲A或B」，一個表示「兼有A、B」。「或」從「有」虛化到不定之辭，「若」則是從不定之辭虛化到實指「有」，兩者虛化方向不同，但都是使原有的詞彙意義逐漸虛化。

以「若」表示虛指的或者義，如：

(8) 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sup>53</sup>

50 同註45，《論語集注》卷1〈爲政〉，頁77。

51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第1冊，卷3，頁45。

52 同註47，頁484。

53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卷54〈定公元年〉，頁

晉文公提出兩種可能的情况，或是從晉，或是從宋。再如：

(9) 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sup>54</sup>

這表示以萬人降或以一郡降者都可以得封，「以一郡降者」是一種可能存在的情况，有此條件者也可以封萬戶。又如：

(10)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注：取其子弟之半也。疏：

此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弟盡爲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sup>55</sup>

例(10)說或者取子，或者取弟，不確定爲子或弟。

以「若」表示實指的或者義，如：

(11) 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sup>56</sup>

此例說人有賤有貴，有幼有老；不論是貴賤老幼，知道而行是上人，知道不能行則是下人。這個「若賤若貴」不是或者取貴，或者取賤，而是兼取貴賤；表示不論是哪一種人都一樣，只要能依道而行，便是上人。再如：

(12) 戒和，若聖若凡必同遵；見和，隨淺隨深須總解。<sup>57</sup>

「戒和」「見和」是僧六和敬的內容，<sup>58</sup>告誡不論是聖是凡，所有人都要同修戒律；見解不論是深是淺，重要的是要有共識。「若」表示實指的或者義，「若聖若凡」不是或者取聖，或者取凡，而是兼取聖凡，都要同修戒律。

例(4)「若A若B」的「若」是好像義，表示「又像是A、又像是B」，A和B的存在都是不確定的。本節「若A若B」的「若」可以是虛指的或者義，如(10)，表示不確定爲A或B，但確定爲A、B其中之一。「若」也可

2131。

54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1〈高帝紀〉，頁41。

55 同註53，卷31〈襄公十一年〉，頁1950。

56 漢·賈誼，《賈子新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下冊〈修正語下〉，頁43a。

57 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5〈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一)〉，頁668。

58 《敦煌變文校注》引宋睦庵《祖庭事苑》卷5曰「六和：一、身和，共住；二、口和，無諍；三、意和，同事；四、戒和，同修；五、見和，同解；六、利和，同均。」



以是實指的或者義，如（11）、（12），「若A若B」表示兼有A、B兩者。

從語義來看，這三種不同來自「若」的虛化程度的不同；虛化程度最深的，不確定義最淺。「又像是A、又像是B」的好像義「若」修飾A、B，使A、B本身帶有不確定義，這個「若」的不確定義最深。「不確定為A或B」的虛指或者義「若」修飾A、B，不確定的是究竟為A或B，但A、B本身是確定的。「兼有A、B兩者」的實指或者義「若」修飾A、B，表示A、B兩者兼取，這個「若」虛化程度最深，不確定義最淺。

從句法來看，這三種都是並列結構，都是「若A」「若B」兩者兼取。如果「若」是好像義或實指的或者義，「若A若B」在語義上也表示「若A」「若B」兩者兼取；但如果「若」為虛指的或者義，不定之義會使句法上兼取的「若A」「若B」在語義上表示不確定為A或B。

#### （四）疑問義

「若」常用於疑問句，不過這個疑問義來自一起出現的疑問詞「何」。

（13）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注：若何，猶如何。<sup>59</sup>

（14）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sup>60</sup>

先秦文獻所見「若何」與「如何」、「奈何」的用法相同，這是由於音近而產生的同一個詞的三種變體。

「若」與「如」有音近假借的關係，因此「若何」與「如何」是同一個詞的變體。「奈」本作「柰」，本義是「柰果」，段氏說「假借為奈何字」。<sup>61</sup>音韻上，「柰」「如」聲母同為\*n-，但韻部有祭魚之異，兩者能否假借是令人懷疑的。

根據中研院資料庫檢索先秦文獻，得知（a）「如之何」、「如何」普遍出現在先秦典籍，而《論語》、《孟子》、《毛詩》、《周易》、《尚書》等早期文獻幾乎不用「若何」、「奈何」。（b）《左傳》、《國語》大多數用「若之何」、「若何」，極少用「如何」、「奈何」。這種寫法可能反映了方言的特徵。（c）《戰國策》、《韓非子》、《管子》極少用「如何」、「若何」，絕大

59 同註53，卷17〈僖公三十三年〉，頁1833。

60 同註53，卷2〈隱公元年〉，頁1716。

61 同註38，卷11〈說文解字第6篇注上〉，頁242。

多數用「奈何」；《公羊傳》、《穀梁傳》亦然。

由所見文獻的時代及普遍性可知「如何」是較早的通語形式，而「奈何」出現較晚，可能是「如何」的一種變體或晚期形式。本文推測，這是因為「如何」\*njag \*gar 發生連音變化，\*-g 受到 \*g- 影響而異化，同時受到自己聲母 \*n- 的影響，同化於舌尖部位而變為 \*-d，語音近於「奈何」\*nad \*gar，因此寫為「奈何」。

「奈」一定與「何」同時出現，大多數是結合緊密的「奈何」，也可以中插其他成分，如「奈無金何」；<sup>62</sup>也偶見省併式或省略式，更晚還有倒裝式。我們推測這是「奈何」形成之後的一些活用式。

「如何」和「如之何」義同，試比較下列兩個同義句：

(15)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sup>63</sup>

(16)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sup>64</sup>

我們懷疑「如何」來自「如之何」的省略。「如之何」本是「如之而何」，表示「隨之而去，結果怎麼樣」，動詞「如」由從隨義發展到相似義，於是「如何」語義成為「像什麼樣」、「是怎麼樣」。後來「如何」的「如」逐漸虛化，疑問詞「何」成為語義焦點，表達不確定的疑問義。

另有「何如」一詞，亦見於早期文獻：

(17)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sup>65</sup>

《論語》、《孟子》多「何如」，《左傳》也有不少例子，但較早的《尚書》、《毛詩》、《周易》則未見「何如」的用例。從時代性和語義的相似性來看，「何如」應是來自「如何」的倒裝形式。「何若」「何奈」到漢代以後比較常見，應該也是來自「若何」「奈何」的倒裝形式。

「如何」「若何」「奈何」分別都可以省併為單音節形式。如：

(18)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桑甲則那？杜注：那猶何也。<sup>66</sup>

62 周·韓非，《韓非子》（臺北：三民書局，1997），卷3〈十過〉，頁84。

63 漢·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卷5〈齊風·南山〉，頁4b。

64 同上註，卷8〈邶風·伐柯〉，頁7b。

65 同註45，《論語集注》卷1〈學而〉，頁68。

66 同註53，卷21〈宣公二年〉，頁1866。

對於杜預所說，郝懿行《爾雅義疏》曰「按何猶言奈何，奈何即那之反音。」<sup>67</sup> 郝氏之意，「奈何」二音合併即「那」。換言之，「那」也就是「奈何」。「那」和「奈」聲母同是 \*n-，「那」和「何」都在歌部，「奈何」省併為一個音節便成為「那」。事實上，「如」「若」聲母同是 \*n-，「如何」「若何」各式分別省併也會成為「那」。例（18）出自《左傳》，考其常用形式，這個「那」最有可能從「若何」省併而來。郝氏以後代的用語解釋，故曰「奈何」，其實說它由「如何」、「若何」省併而來恐怕更接近事實。

這類疑問詞在否定式中表達無法可行的否定義，常用單稱的形式：

- （19）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置罟設也，為魚鼈者則可以罔罟取也，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奈也。<sup>68</sup>

例（19）「無可奈」說的是使人找不到可以乘虛而入的縫隙。《經傳釋詞》引此文及楊雄〈廷尉箴〉「惟虐惟殺，人莫予奈」，謂「奈何，或但謂之奈。奈，即奈何也。」<sup>69</sup>「無可奈」也就是「無可奈何」、「無可如何」，利用否定詞將表不確定的疑問詞否定，以表達徹底的無法可想之意。

這類疑問詞還因語境的關係而有質問及強調語氣的用法。張相比較例（20）張先的〈漢宮春〉詞與例（21）杜荀鶴的〈春宮怨〉詩：

- （20）承恩不在貌，如何教妾為容。<sup>70</sup>

- （21）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sup>71</sup>

認為「若」和「如何」都有質問「怎為容」的意思，而例（22）葉茵的〈友人自淮至〉詩「若為久」是強調「不論怎樣久」：

- （22）別子若為久，於心終不忘。<sup>72</sup>

比較例（20）（21）可知「若」即「如何」，而「如何」「若何」為同義詞，

67 朱祖延編，《爾雅詁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卷上（一）〈釋詁第一上〉，頁198。

68 漢·高誘注，《淮南子》（臺北：世界書局，1984），卷15〈兵略訓〉，頁262。

69 同註51，第2冊，卷6，頁8。

70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臺北：中華書局，1989），卷1，頁97。

71 同上註。

72 同註70，頁98。

可推斷「若」即「若何」的單稱形式。例(21)用「若」來質問，例(22)用「若」來表現強調的語氣。

這類疑問詞因反詰質問而產生強調語氣的用法，與助動詞「可」的發展類似。席嘉(2003)探討「可」從反詰疑問副詞發展出強調語氣用法的過程，認為強調是反詰的語用目的，反詰可以加強信息傳達的效果，因此反詰最終會發展出強調的用法。「可」和「如何」的這種語法變化可說具有語言發展的一致性。

### (五) 假設義

「若」和「如」一樣，有表示假設的用法。如：

(23) 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注：若，如也。<sup>73</sup>

「若」提出可能的狀況作為假設，等後面的子句來承接語氣並完成整句話。

這樣的「若」和或者義關係密切，試看例(24)：

(24)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疏》：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sup>74</sup>

本段文字既帶有條件子句，又帶有結果子句。這個「若」表假設義，全文是說如果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那麼就受法於司馬，整備行伍。

例(24)《疏》說「若有若無」，這是指「或有或無」，表示不確定是有或無，但確定為其中之一，說的是「或者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就整備行伍；或者沒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就不必整備行伍。」由於提出兩種狀況供作考慮，並後接不同的結果子句，因此這樣的「若」表假設義。《疏》以「或有或無」解釋假設詞「若」，可以看出或者義和假設義的關係非常密切。

由於或者義帶有可商量的空間，因此當「若」後面帶承接的結果子句，這個表或者義的「若」便有了假設的語氣。或者義可說是假設義的基礎。

漢語這個語法語義的演變，從一個普世語法的架構來看，正是個跨語言常見的演變，而且從邏輯來看，or與if本來就有密切的關係。可以說，古漢

73 三國·吳·韋昭注，《國語》(臺北：九思出版社，1978)，卷5〈魯語下〉，頁198。

74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25〈縣師〉，頁29。

語的「若」從或者義演變到假設義，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 四、閩南語「若」的用法

##### (一) 相似義

相似義動詞「若」用例如下：

- (25) khui5 khau3 na?7 ho3 gia?8 laŋ2, ki2 sit8 bo2 puã5 i2。 「氣口若好額儂，其實無半圓」<sup>75</sup>（口氣像是有錢人，其實沒半毛錢）

「若」也可代以同義並列複合詞「若像」na?7 tshiũ6，後面接表示對象的賓語。

在「主題『若』主題」的分句中，「若」表示對主題的懷疑之意。如：

- (26) tsɿ1 kha1 na?7 tsɿ1 kha1, khɔŋ1 khi5 bo2 kha?7 ho3。 「莊駁若莊駁，空氣無較好」（鄉下是像鄉下，但空氣並不更好）

- (27) khuã5 na?7 khuã5, kam3 khuã5 u6? 「看若看，敢看有」（看是像是看了，看懂了嗎）

這類句子的「若」是動詞，相當於繫詞「是」的性質，表示不確定的相似義。「主題『若』主題」懷疑主題的地位，由於是懷疑，而不是可確定的「是」，也不是可確定的「不是」，因此動詞用表示不確定相似義的「若」。

##### (二) 好像義

「若」及「若像」也可修飾動詞組，表不確定猜測的好像義。如：

- (28) i1 na?7 kho3 bo2 tio?8 e2 khuan3。 「伊若考無著的款」<sup>76</sup>（他好像沒考上的樣子）

(29) i1 na?7 tshiũ6 kho3 bo2 tio?8。 「伊若像考無著」（他好像沒考上）  
二例語義相同。單獨用「若」作副詞時，通常還後加呼應的「的款」e2 khuan3，這可能是為避免和「若」的疑問義混淆（參見下文）。

「若」還可以和「敢」kã3結合為複合副詞，表達不確定的推測義。如：

- (30) i1 kã3 na?7 kho3 bo2 tio?8。 「伊敢若考無著」（他恐怕好像沒考上）

75 閩南語語料來自作者收集的第一手資料。

76 為行文方便，本文亦採訓讀方式書寫，凡此均在其下畫線標明。

「敢」kã3除了是情態動詞外，還是表推測義的副詞，另有疑問詞用法，以文讀音kam3表現（楊秀芳 1999）。推測義「敢」kã3和好像義「若」複合後，表不確定的推測義。<sup>77</sup>例（29）、（30）之異就在於（30）帶有推測義。

好像義「若」還出現在「也若…也若…」中，表「又像是…又像是…」。  
如：

（31）a6 naʔ7 u6, a6 naʔ7 bo2。「也若有，也若無」（又像有，又像無）<sup>78</sup>  
例（31）如果不加「也」，容易與表示動作並進的「若…若…」結構混淆（參見下文）；或許正因如此，並列兩種疑似狀況時多半加上「也」。

### （三）動作並進義

閩南語表示動作並進的「若…若…」承襲自古漢語的「若A若B」。「若」虛化後，不確定義消失，實指的或者義使並列的「若A若B」表示兼有A、B兩種情況，這時A、B如果是動作動詞，便產生動作並進義。如：

（32）naʔ7 kiã2 naʔ7 kɔŋ3。「若行若講」（邊走邊說）

在「若A若B」表示動作並進的用法中，它對A、B有詞義的選擇限制，限制A、B必須是能夠同時發生的動作。如例（33）是個矛盾句：

（33）\*naʔ7 khi5 naʔ7 lai2。「\*若去若來」（\*邊去邊來）

例（33）和「來來去去」lai2 lai2 khi5 khi5不同。「來來去去」是「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來」和「去」的動作不發生衝突；但「\*若去若來」是「來」和「去」同時發生，這在事理上是矛盾的。

「若A若B」產生動作並進之義後，這個「若」還可以單獨修飾動詞組，表達順便隨意作一件事的意思。如：

（34）li3 tiam5 naʔ7 khuã5 tsit0 e0, gua3 sui2 tɿ3 lai0。「汝店若看一  
下，我隨轉來」

例（34）要求對方順便隨意照顧一下商店，這時聽話的人可能在作另一件事，或者即使沒作其他事，也表示照顧商店不必全心，只要隨意輕鬆照看就可以，這樣的「若」來自表達動作並進的「若A若B」。由於「若A若B」是兩個動作一起來，因此「若」可以用來表達分心作事的意思。

77 「敢若」也常讀為kan3 naʔ77，這是因為受到naʔ77聲母影響，因此「敢」kã3變為kan3。

78 「也」a6有異讀ia6。

#### (四) 程度遞進義

「若A若B」在產生動作並進義之後，發展出程度的隨帶遞進義。這一方面由於「若A」「若B」兩個分句依序出現，帶來時間的先後關係，一方面由於放寬了原來收動作動詞的選擇限制。選擇限制的放寬是語法化過程中常見的變化，當B改用狀態動詞，或A、B都改用狀態動詞，原來的動作並進義便轉為程度的隨帶遞進義。

A、B為動作動詞時，「若A若B」表示「一邊A，一邊B」，兩個動作同時進行。但由於「若A」「若B」在時間上依序出現，使得前後分句成為引導和伴隨的關係。換言之，它還可以分析為「隨著A的動作，B跟著來，兩個動作一起進行」；如此，「若A若B」和「若B若A」便有不同。如：

(35) naʔ7 kiā2 naʔ7 siũ6。「若行若想」

(36) naʔ7 siũ6 naʔ7 kiā2。「若想若行」

粗略來看，二例都表示「行」「想」兩種動作並進。仔細分辨，(35)說的是隨著走路的動作，伴隨思考的活動；(36)說的是隨著思考的進行，伴隨走路的活動。

在「若A」「若B」具有引導和伴隨關係的基礎上，B如果改用狀態動詞，「若A若B」就表示隨著A的動作，產生B狀態遞進的結果。如：

(37) naʔ7 kiā2 tsiŋ1 sin2 naʔ7 ho3。「若行精神若好」

如果A同時是表示狀態的動詞，如：

(38) naʔ7 lau6 naʔ7 iɔŋ3。「若老若勇」

(38)表示隨著年紀老去，變得更為健康。這時「若A若B」表示隨著A的遞進，B在程度上就越加的進展，產生了程度的隨帶遞進義。

隨帶遞進義的「若A若B」與「愈A愈B」有些相似：

(39) lu3 kiā2 tsiŋ1 sin2 lu3 ho3。「愈行精神愈好」(越走精神越好)

(39)以一個隱藏的前提作參考點，說的是「不走，精神不會變好；越走，精神就越好」。(37)則沒有這類對比的意思，只單純敘述隨著走路而精神變好。(37)談論的起點是「行」，談論走之後發生什麼變化。(39)談論的起點在「行」之前，談論不走和走的差別。(37)和(39)在說話指涉的起點上不同。

(37)、(39)所以有此差異，和「若」「愈」的不同有關。「愈」表



「越加」，「若」則沒有「越加」之義。(39)「愈A愈B」談論「越加A，便越加B」，這類句型是在與「越加A」之前的狀況作比較，與(37)談論「隨著A的進行而產生B的變化」不同。不過，(37)這類結構因為談論隨帶變化，因此也含有程度遞進的意思，粗略看來便與(39)有些相似。

### (五) 疑問義

「若何」常以單稱形式出現，對某一事實詢問「何以如此」。如：

(40) i1 naʔ7 kho3 bo2 tioʔ8 ? 「伊若考無著」(他何以沒考上)

(40) 是在陳述事實的肯定句「伊考無著」上加「若」，成為詢問「何以如此」的疑問句。這個疑問詞「若」naʔ7與好像義形式相同，因此例(28)若不加「的款」e2 khuan3，便與(40)疑問句混淆。

「若何」也常以省併形式出現：「何」白讀為ua2，「若」「何」省併後成為nuaʔ7，我們可仿效古書寫為「那」。nuaʔ7組合為「按那」an5 nuaʔ7，<sup>79</sup>表示「根據什麼」、「如何」：

(41) i1 an5 nuaʔ7 khi5 ? 「伊按那去」(他如何去)

「按」表示「根據」，(41)在問「他用什麼方式(坐什麼車)去」。

「按」的根據義後來虛化，「按那」只有表示「如何」的疑問義。如：

(42) i1 an5 nuaʔ7 ? 「伊按那」(他怎麼樣了)

(42) 問的是「他的狀況如何」，沒有詢問「根據什麼」的意思。

疑問義的「按那」還可以因語境而產生質問的用法，如：

(43) i1 an5 nuaʔ7 m6 khi5 。 「伊按那不去」(他怎麼不去)

以及強調語氣的用法，如：

(44) an5 nuaʔ7 sia3 loŋ3 ho3 。 「按那寫攏好」(不管怎麼寫都好)

這類用法與文獻所見例(20)至(22)用法相同。

### (六) 假設義 naʔ8

閩南語假設詞「若」naʔ8的用例如下：

(45) beʔ8 a3 tsiu3 naʔ8 bo2 tshī1, m6 kā3 tua6 siā1 。 「麥囡酒若無鮮，不敢大聲」(啤酒如果不新鮮，不敢大聲推薦)

79 另有 an5 tsuāʔ7 一語，與 an5 nuaʔ7 用法相似。兩種語形之間可能有音變的關係。

「若」naʔ8 帶領一個條件子句，提出一個假設的狀況，後面以結果子句承接而完成全句的意思。

「若」所以產生假設義，在於它原本是表示可能存在的或者義。假設句的結構，是先提出可能的選項，然後加上因此帶來的結果；提出來的選項都是可能存在的狀況，有了結果子句，這些可能存在的狀況都成了假設的條件。

古漢語「若」的或者義和假設義有密切的關係，閩南語承繼這個關係，利用陽聲調來表現假設義，以和其他「若」的用法區別。

## 五、「罔」的平行用法

「若A若B」結構在福州、建甌用的形式是「罔A罔B」。「罔」是個象形字，本義是「網」。<sup>80</sup>在古文獻中常見假借為「無」，<sup>81</sup>《爾雅》〈釋言〉就說「罔，無也」。<sup>82</sup>此義文獻所見如：

(46)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sup>83</sup>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和另章「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語義相同，「罔極」「無良」相對，詩中反覆吟詠，警告不可縱任譎詐謾欺無良之人。

後來「罔」加上義符「糸」，專表本義的「網」；假借的「無」義則成為「罔」的主要用法。文獻中常見由「無」義轉生出的相關語義：

(47)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sup>84</sup>

(48)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注：無知貌。<sup>85</sup>

二例的「罔」都是因無所用其心而知慮無所得。「罔」的語義發展到後來，圍繞著「無」而有更豐富的義涵。

「罔」如果用指心神無所依之義，常常加上義符寫為「惘」。我們可從例(49)以「惘」注解「罔」，了解到「罔」「惘」在語言文字上密切的關係：

80 同註38，卷14〈說文解字第7篇注下〉，頁358。

81 「罔」在陽部，「無」在魚部，二字均為\*m-母。因魚陽對轉音近而發生假借。

82 宋·邢昺，《爾雅注疏》（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卷3〈釋言第二〉，頁2581。

83 同註63，卷17〈大雅·民勞〉，頁15a。

84 同註45，〈論語集注〉卷1〈爲政〉，頁75。

85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卷35〈少儀〉，頁1516。

(49) 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醒，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注：罔然，猶惘惘然也。醒，病酒也。朝罷夕倦，曉夜不臥，惘然如神奪其精氣，又若魂魄亡離其身。<sup>86</sup>

「罔然若醒」說的是因曉夜不臥，神思困倦。「惘然如神奪其精氣，又若魂魄亡離其身」，精神不濟，有若病酒。「罔然」的義涵要從「若醒」來看，「若醒」二字說明了其實不是病酒，但卻像是病酒。「罔然」便是這樣一個無所歸依，處在模糊地帶，不明不確，又像病酒，又不是病酒的樣子。

「罔然」這種無所歸依，若此若彼之義，也還見於如下連綿詞中。如：

(50)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sup>87</sup>象罔得之。《注》：言用知不足以得真。《集釋》：知者以神索之，離朱索之形影矣，喫詬索之聲聞矣，是以愈索而愈遠矣。象罔者，若有形，若無形，故曰昧而得之。即形求之不得，去形求之亦不得也。<sup>88</sup>

(50)「象罔」的義涵是「若有形，若無形」。莊子用來表現一種脫離形骸、超越聲聞知慮的境界，這個境界既不執著於有形，也不執著於無形。再如：

(51) 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sup>89</sup>注：罔兩，無所據依貌也。<sup>90</sup>

(51) 哀悼神魂游離而出，飄飄蕩蕩，無所歸往。「神罔兩而無舍」表達深切的無依之感，說神魂既不在軀殼之內，也不知道歸屬何方。又如：

(52) 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sup>91</sup>以崇虛名。注：罔養猶依違也。<sup>92</sup>

(52) 是馬嚴上書肅宗，論及官府應確實依法行事，不宜或寬或猛，失其準則。「更共罔養」說的是官府在不同的標準之間隨其好惡來執法。

比較以上「罔然」「象罔」「罔兩」「罔養」的語義，可以知道它們都有不

86 梁·昭明太子選，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7），卷3〈張衡東京賦〉，頁46。

87 「象」「罔」上古都在陽部。

88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出版社，1974），卷5〈天地第12〉，頁414-415。

89 「離」「解」上古歌支合韻。「罔」「兩」上古都在陽部。

90 宋·洪興祖，《楚辭補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卷13〈七諫哀命〉，頁414。

91 「罔」「養」上古都在陽部。

92 唐·李賢注，《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4〈馬援列傳〉，頁639。

確定、若此若彼、依違在兩方之間的含意。事實上，「象罔」「罔兩」「罔養」都是疊韻連綿詞，就語言來說，可以認為這三種連綿詞其實只是同一個詞。它們其實就是「罔然」之義，不過以疊韻的手段，鋪陳出形式不同的疊韻連綿詞，營造出一種音韻之美，而語義仍然還是「罔然」。

文獻所見「罔」的不確定、若此若彼用法，仍然見於今天的閩語中。《福州方言詞典》頁311記錄「罔」有修飾動詞組以表示嘗試、隨意、漫不經心的用法，如「罔聽」*muoŋ21 thiaŋ55*表示隨便聽聽，聽也可以，不聽也沒關係。《建甌方言詞典》頁203記錄相同的用法，如「罔算」*məŋ21 səŋ33*表示試著算算，算也可以，不算也沒關係。閩南也有「罔聽」、「罔算」同樣的說法，又常為女兒取名「罔飼」，命名的含意是「不想養，姑且養著」。<sup>93</sup>

「罔」和「若」一樣有繫詞的用法，可以出現在「主題『罔』主題」的結構中，對主題表達懷疑之意。不過「罔」從「無」發展而來，「若」從「有」（相似義）發展而來，兩者畢竟不同，因此評論分句在表達的內容上也不同。試將（26）的「若」改為「罔」，結果不合語法：

- （53）\**tsŋ1 kha1 bəŋ3 tsŋ1 kha1* , *khəŋ1 khi5 bo2 kha?7 ho3* 。「\*莊駁罔莊駁，空氣無較好」

但評論如果改如（54），便合語法：

- （54）*tsŋ1 kha1 bəŋ3 tsŋ1 kha1* , *kau1 thəŋ1 ma6 si6 tsin1 həŋ1 pian6* 。  
「莊駁罔莊駁，交通也是真方便」

「罔」「若」之異在於「罔」傳達負面的看法，「若」則傳達正面的看法。（54）說的是「鄉下雖然只是鄉下（只是窮鄉僻壤），但是交通卻也很方便」，前一分句對主題提出負面的懷疑之意，後一分句轉折給了正面的評論。（26）「若」句說的是「鄉下雖然稱之為鄉下（彷彿山明水秀），但是空氣卻並不更好」，前一分句對主題提出正面的懷疑之意，後一分句則轉折給了負面的評論。（53）所以不合語法，就因為前後兩分句在思路無法銜接。

閩南語「罔」可以像例（27）「若」句一樣，出現在兩個相同的動詞之間，表達對主題的懷疑之意：

- （27）*khuã5 na?7 khuã5* , *kam3 khuã5 u6* ? 「看若看，敢看有」  
（55）*khuã5 bəŋ3 khuã5* , *kam3 khuã5 u6* ? 「看罔看，敢看有」

93 閩南人如此命名，可能是重男輕女的緣故。

二例評論的內容表面上相同，但其實不同。（27）表達的是「看是像是看了（認真的正面的看），但真是看懂了嗎」，（55）表達的是「看就姑且看看（隨便看看，想來是看不懂的），能夠看得懂嗎」。

如果主題是狀態動詞，「罔」所具有的負面意義會使主題在選擇上受到限制，評論的內容也必須與前一分句能夠銜接。如：

（56）pui2 bɔŋ3 pui2 , sin1 the3 tsin1 kian6 khɔŋ1 。「肥罔肥，身體真健康」

（57）lau6 bɔŋ3 lau6 , iau2 u6 khui5 lat8 。「老罔老，猶有氣力」  
出現在前一分句的主題必須帶有負面意義，如 phai3（壞）、gɔŋ6（傻）等，評論內容則必須轉折出正面的意義。例（56）（57）莫不皆然。

「若」句的主題則帶正面意義，而評論內容帶負面看法。如：

（58）sui3 naʔ7 sui3 , phi2 khi5 bo2 ho3 。「美若美，脾氣無好」

（59）kuai1 naʔ7 kuai1 , ma6 e6 tsɔk7 kuai5 。「乖若乖，也解作怪」  
「罔」具有來自「無」的負面意義，「若」具有來自「有」的正面意義，這個差異造成了這類句式在主題和評論內容上不同的選擇限制。

「罔」「若」在閩南有區別，福州則否。《福州方言詞典》頁311記錄：

（60）富罔富，故是奸狡。<sup>94</sup>（富有雖然富有，還是小氣）

如（60），閩南會用「若」，因為「富」具有正面的意義。這顯示「罔」在福州的虛化程度更深，可能只表達不確定的讓步之意，不具有負面意義了。

關於建甌的用法，我們只收集到如（61）主題為負面意義的動詞，因此看不出它是否和福州一樣只有讓步之意。《建甌方言詞典》頁203記錄：

（61）破罔破，故會穿得。（破雖然破，還可以穿）

如（61），閩南也用「罔」，與建甌相同，因為「破」具有負面的意義。

「罔」在閩東和閩北還發展出表示動作並進和程度遞進的用法，與閩南的「若」功能相當。如《福州方言詞典》頁311記錄：

（62）罔講罔笑。（邊說邊笑）

（63）罔想罔氣。（越想越氣）

94 引用方言詞典例句時，書寫形式一並從之。

《建甌方言詞典》頁203記錄：

(64) 罔話罔覷。(邊說邊看)

(65) 罔行罔快。(越走越快)

福州和建甌「罔A罔B」所用副詞雖然不是「若」，卻都具有與閩南「若A若B」相同的用法，這樣的一致性說明了這種語法的發展並非偶然。換言之，動作並進和程度遞進之間的確具有邏輯上的關連。

此外，《福州方言詞典》頁311還記錄任憑、縱然之義。如：

(66) 丁香鯛罔小也是魚。(丁香鯛再怎麼小也是魚)

《建甌方言詞典》頁203也記錄只管、儘管之義。如：

(67) 你罔話，我忤驚。(你儘管說，我不怕)

例(66)(67)和閩南例(44)「按那」用法相同。

「罔」和「若」雖然是不同的副詞，但具有相同的用法，這說明它們在語義語法上具有平行發展的關係。

《福州方言詞典》頁417記錄福州疑問詞「若」是nuo<sup>28</sup>，與「箸」nuo<sup>28</sup>同為陽入調。福州「若」nuo<sup>28</sup>用如「若夥」nuo<sup>28</sup> uai<sup>6</sup>（問數量多少、問程度多麼），往往合音為nuai<sup>6</sup>。

《福州方言詞典》頁422記錄福州有假設連接詞「若使」yo<sup>28</sup> sy<sup>3</sup>，頁60-61記錄為na<sup>6</sup> sai<sup>3</sup>，俗寫作「俚使」。根據我們對福州方言歷史音韻的研究，假設連接詞na<sup>6</sup>本字其實也就是「若」，它是來自南北朝層次的音讀，因虛詞音變而丟失-p。<sup>95</sup>福州這個na<sup>6</sup>的語法、語義和閩南的「若」na<sup>28</sup>相

95 《福州方言詞典》頁60-61記錄假設連接詞為na<sup>6</sup>，本文判斷這是魚部入聲字「若」來自南北朝層次的音讀，又經虛詞音變的結果。由於連接詞都出現為連讀變調的形式，因此丟失-p，形似陽去調，在本字不明的情況下，遂以為陽去字。根據《福州方言研究》歸納的連讀變調規律，陽去加陽去字如「電話」的變調結果是tieŋ<sup>53</sup> ua<sup>242</sup>，陽入加陽去字如「學問」的變調結果是xou<sup>21</sup> ouŋ<sup>242</sup>（陳澤平1998：19-20），陽去調和陽入調的變調結果一高一低，差別甚大。《福州方言詞典》頁60記錄假設連接詞「俚是講」變調後讀na<sup>21</sup> si<sup>53</sup> kouŋ<sup>33</sup>（「是」讀陽去調，因為後接上聲字「講」而變調為53）。從na<sup>21</sup> si<sup>53</sup> kouŋ<sup>33</sup>的「俚」變為21調，可知它原來不是個陽去字。此外，陽入加陽平字，規則是變為33 53，可是也有不少例子和陽去加陽平字一樣變為55 53。例如陽入加陽平字「肉皮」調作55 53，與陽去加陽平字的「太平」同為55 53。這就難怪讀55 53的「俚無」（如果沒有）

同，語音特徵也說明它來自古魚部日母入聲字「若」。

從方言比較來看，閩東、閩北的「罔」和閩南的「若」有相同的虛詞用法。在漢語史上，「罔」和「若」的假借義都取代本義而大行其道。在這個假借義的基礎上，「若」言其有，「罔」言其無，而後來都發展出介於有無之間的用法，「若」從有處言其似有似無，「罔」從無處言其似有似無。閩語繼承這兩個虛詞後，又各有發展，因此閩南、閩東、閩北的這兩種虛詞用法有重疊之處，也各有特點。

## 六、結 論

現代漢語共通語表示動作並進的「(一) 邊 A (一) 邊 B」「一面 A 一面 B」與古漢語「方 A 方 B」句型可以遙相呼應。以《莊子》〈齊物論〉「方生方死」而言，「方」本為「正當」之義，而「方」又有「方面」之義，當這類句型的「方」語義轉為「方面」，再經詞彙替代的過程，便可能產生「一面 A 一面 B」「(一) 邊 A (一) 邊 B」的說法。<sup>96</sup>

共通語沒有從動作並進的句式發展出程度遞進的用法，可能因為「一邊」「一面」是表示空間位置的副詞，因此雖然前後兩分句相隨出現，卻不易受此因素影響而產生引導和伴隨的關係，也就沒有發展出隨帶遞進義。

客家用「緊 A 緊 B」表示動作並進和程度遞進。「緊」原本修飾動作動詞，表示動作一直在進行（黃雪貞 1995：157）。在「緊 A 緊 B」的並列句式中，「緊」原來表示「一直」的語法意義虛化了，只表示 A、B 兩個動作同時進行。這樣的句式和「若 A 若 B」相同，都因為兩分句在時間上前後相隨，產生引導和伴隨的關係，在改用狀態動詞的情況下，也產生程度遞進義。

閩東、閩北、客家動作並進義和程度遞進義的副詞與閩南不同，但卻有

---

會讓人誤以「𠵿」為陽去字了。綜而言之，作為虛詞的陽入字，在連讀變為「𠵿無」55 53 的情況下，容易與陽去加陽平字的變調混為一談，因此「若」（「𠵿」）\*naʔ8 被誤以為陽去字。而陽入加陽去字變調讀 21 242，和陽去加陽去字變調讀 53 242，差距頗大，不易混淆，可據以判斷俗寫之「𠵿」本字為陽入字「若」。

96 文獻所見還有如《周書》〈權景宣列傳〉「且戰且走」的說法，這可能也來自「方 A 方 B」，因為「方」有「方且」之義，詞彙替代後產生了「且 A 且 B」的結構。



相同的語法功能，這說明並列句式本身具有表示A、B並行的語法意義，因此雖副詞不同也產生相同的語法功能；同時它也說明動作並進義和程度遞進義具有演化關係，因此才會在副詞不同的並列句式中有一致的表現。

閩語、客語能產生隨帶遞進義，和所用副詞「若」「罔」「緊」原本都是動詞有關；而共通語沒有產生隨帶遞進義，和所用副詞「一邊」「一面」原本為方位詞有關。方位詞表示的是在空間中的位置，而動詞表示的是在時間推移中的活動或存在狀態。動詞「若」「罔」「緊」虛化後修飾動作動詞A、B，說明A、B在時間中活動的狀態，因此這種副詞容易使時間上相隨出現的前後兩分句產生引導和伴隨的關係，在改用狀態動詞的情況下，終至於產生程度遞進的用法。

關於閩南語「若」，本文第二節根據閩南話和古漢語的聲韻調規則對應，證明「若」在閩南可以讀為naʔ7，並且因構詞之需，又有陽入naʔ8一讀。作為虛詞，這兩個入聲讀又有進一步的語音變化，以至於在實際發音上分別讀同na3和na6。

第三節探討古漢語「若」的用法。「若」本義「擇菜」，音近假借為「如」，因此有了相似義以及好像義。文獻的「若A若B」或表示「似A似B」，或表示「或A或B」，閩南語承繼後，發展出動作並進義和程度遞進義。

第四節討論閩南「若」的用法，並分析「若A若B」如何產生動作並進義及程度遞進義。「若A若B」產生動作並進義的關鍵在於「若」的好像義後來虛化，當「若」的不確定義消失，而A、B為動作動詞，這個並列結構就表示A、B動作兼而有之。此外，「若A若B」的程度遞進義來自動作並進義，發展的關鍵在於：（a）表動作並進的「若A若B」前後分句依序出現，時間上一前一後，前後之間遂產生引導和伴隨的關係，因此「若A若B」表面看是表示A、B動作並進，仔細分析，其實表示「隨著A的動作，跟著有了B的動作」。（b）B若改用狀態動詞，或A、B均改用狀態動詞，由於前後分句具有引導和伴隨的關係，這個結構便有了「隨著A的遞進，B狀態跟著遞進」的程度遞進義。

「若A若B」發展為動作並進義，A、B必須是動作不衝突的動詞。「若A若B」由動作並進義發展為程度的隨帶遞進義，B必須是狀態動詞，或A、B均為狀態動詞，這時對動詞有不同的選擇限制。「若A若B」這個結

構的語法語義變化，與動詞的選擇限制有絕對密切的關係。

從「若」的語法發展來看，在上古階段音近假借爲「如」，此後與「如」一樣發展出相似義、好像義、或者義、疑問義、假設義。閩南語在繼承相似義及「若A若B」結構的基礎上，經由推理的過程，發展出動作並進義及程度遞進義。古漢語另一條發展路線使相似義發展出或者義，再發展爲假設義；閩南語繼承這類用法，並在假設義上改讀陽入調來別義。

閩南語 naʔ7、naʔ8 的同聲同韻及陰陽異調，以及各種用法的關連性，說明它們具有密切的關係。衡諸古漢語「若」各種用法也有同樣密切的關係，更能說明古漢語「若」和閩南語 naʔ7、naʔ8 爲同源詞。

第五節比較福州、建甌的平行用法，藉外部證據來強化我們的結論。福州、建甌相關結構所用的副詞是「罔」。「罔」本義是「網」，音近假借爲「無」。後來「無」這個假借義成爲「罔」的主要用法，並且在古漢語中衍生出不確定之義。這種用法仍然見於今天的閩方言。

正是由於「罔」「若」都有不確定之義，因此「罔」也發展出和「若」相同的語義語法特點，並且構造出相同用法的「罔A罔B」結構。從「罔」的平行表現，可以說明閩南語「若」的用法具有語言發展上的一致性。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周·韓非，《韓非子》，臺北：三民書局，1997。
- 漢·賈誼，《賈子新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 漢·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 漢·高誘注，《淮南子》，臺北：世界書局，1984。
- 三國·吳·韋昭注，《國語》，臺北：九思出版社，1978。
- 東晉·葛洪，《西京雜記》，臺北：三民書局，1995。
- 梁·昭明太子選，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7。
- 唐·李賢注，《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
-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

-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 宋·邢昺，《爾雅注疏》，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
- 宋·洪興祖，《楚辭補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
-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出版社，1974。
-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
-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臺北：中華書局，1989。
- 朱祖延編，《爾雅詁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 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 二、近人論著

- 王天昌 1969 《福州語音研究》，臺北：世界書局。
- 仙游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仙游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其中〈上古音研究〉一文1971年刊登於《清華學報》新9.1/2合刊:1-61。
- 李如龍 1991 〈閩北方言〉，《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頁139-190。
- 李如龍 2001 《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潘渭水 1998 《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啓宇 1992 《沙縣志》，福州：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何大安 1981 「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 周長楫 1993 《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建甌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建甌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席嘉 2003 〈轉折副詞「可」探源〉，《語言研究》2:80-83。
- 張誼生 2000 〈論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中國語文》2000.1:3-15。
- 馮愛珍 1998 《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陳澤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黃雪貞 1995 《梅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 楊秀芳 1992 〈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漢學研究》10.1: 349-394。
- 楊秀芳 1996 〈論閩南語的文白異讀〉，《「臺灣閩南語概論」講授資料彙編》，臺北：臺灣語文學會，頁154-224。
- 楊秀芳 1999 〈方言本字研究的探義法〉，Alain Peyraube and Sun Chaofen (ed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p. 299-326.
- 楊秀芳 2003 〈從方言比較論吳閩同源詞「摭」〉，《語言暨語言學》4.1:168-196。
- 蕭素英 1992 「臺灣閩南語關聯句式LU…LU…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碩士論文。
- 羅常培、周祖謨 1958 《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方言》1979.4: 268-274.
-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Special Publications No.65.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R.O.C.

## On the Origin and Usages of *naʔ7* in the Southern Min Topolect

Hsiu-fang Yang \*

### Abstract

In the Southern Min topolect, the construction “*naʔ7...naʔ7...*” could be used to express either two parallel events or increase of the degree of property. It is suggested in this paper that, based on evidence from ancient documents and usage in modern topolects, the two usages of this construction in Southern Min originated in the Old Chinese construction “*ruo... ruo...*”

This construction, meaning “likeness,” “similarity,” “suspicion,” and “assumption” in Old Chinese, were retained and inherited by the Southern Min topolect as well. However, afte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likeness,” the usage of parallelity began. Furthermore, since “A and B” could be reanalyzed semantically as “leading and following” by their linear order, the construction develops a new usage of increasing degree when B is a stative verb, in which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is reanalyzed as “the property of B is increased by the leading of A.”

**Keywords:** Min topolect, strata analysis, grammaticalization, *ruo* 若, *wang* 罔

---

\* Hsiu-fang Y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